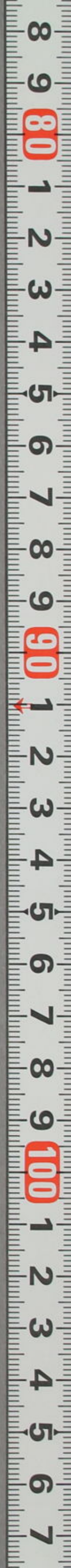




揚子法言增註

一二三

日仁  
2003  
1



門口仁3  
清 2.003  
卷 1-4

明治壬午年補刻

# 增註楊子法言

浪速書房文海堂藏梓

## 楊子法言增注序

在昔知孔子之道者子思之後獨見孟  
 荀二賢而已降至中漢出一賢揚子  
 雲者當是之時儒林不振諸子塞路  
 俗夫鼓舌跳梁爭其間子雲乃為著  
 法言十三篇以辨析之文簡旨深論不  
 詭於聖人蓋足以服人之心矣後之不知

且如薛斯道者之言注與或問  
如出一口試取法云以對之不較復容  
喙矣則子云闡昭之功不在孟子之  
下也而班孟堅載之史曰再事王莽為  
大夫又典引序曰物雄義新嗟何誣  
賢如斯之酷按谷永字子雲與揚子同  
時而長文辭嘗為光祿大夫其黨王

氏誓以死報恩明見謝王鳳書其後  
佞音媚譚阿商諛報無所不至疑  
斯人生值王莽篡立之日為之作  
劇秦義新後人以是與揚子同字錯  
為揚子雲遂至旁生投閣事者曾  
子行有同姓名者殺人其母聞之投行  
齊人闡心字子我為田常所殺司馬

子長以証宰我曰與田常作亂以夷  
 其族孔子耻之是仕矣者不幸也韓  
 文載與大顛師書有評曰徐安國見  
 王安石不喜退之故作退之與大顛師書  
 後自言年二十三四可戲為此文今悔  
 之無及余嘗讀之不覺搔鬼三天息  
 因思及劇秦美新復三天息夫揚子

者以絕倫姿實欲自守家無僭不  
 備晏如也除為郎給事黃門時值  
 王氏權勢熾灼天下而三學不從不  
 枉道而求富貴也可以激矣其始末  
 辨證焦氏筆乘張氏子百年眼尤  
 憲余之致意於凡例於戲揚子若于反  
 離騷甘泉校獵諸賦與屈子相如也

頽頽幡然自改曰彫蟲篆刻壯夫不為  
乃覃思於太玄明道於法云而後無所  
憾也已太玄太深難知法言則余竊有  
得焉歎其四注柳州實道李宋吳  
多違揚子之旨其失在錯繆章域  
鑿空生理也司馬溫公注最後出而  
為精當斯公寸德俱高為揚子左

祖嘗曰揚子云真大儒也孔子沒後  
聖人之道者非雄而誰以是識而解  
是書故者如是耳溫公長之唯諸  
家善說存而不刪附以己意名曰集注  
余則善心力別章域其善說采其  
所優附以管見名曰增注極云獲  
僭踰之罪然歎去之不迷多歧因

知揚子之有功於道也。或庶幾乎夫  
世所宣者，賢者也。明道者，揚子尚且  
為論者所擯斥。吾之小人道長而矣  
者，無遺子也。溫公之體孟文公之殿揚  
系為二賢，夏之又為二公，惜之。班史曰：自  
雄之沒，於今四餘年，法之不行，此非  
世祖中興之時乎。揚子苟為王莽大夫

則人人唾其棄耳。何以大行，當時大行  
今何棄之士之負天下之重而為之蟻  
焉者。前有班孟堅，後有朱文公，士之  
負天下之重而為之光者，唐出韓  
退之，宋出司馬溫公，溫公之後，無復有  
其人矣。蘇軾弱族，張和仲，請人極力  
雪揚子之冤，法聖非文公，匹故鮮知其

說者矣揚子既生而無為之前者又死  
 而無為之後者反受汚蟻豈不悲乎  
 余非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役焉我  
 折四海之廣必有其心者誠然知  
 揚子而紬繹法言我取端于余增注  
 則雖無德典式歌且舞  
 寬政甲寅秋八月

雲藩講官桃源藏序



男世明謹書



揚子法言增註凡例



天明八年平安大火刻版多燒亡是書亦與在其中余使問版主曰法言豈欲再刻乎余素有增註之志若不惡同梓則為剪舊註繁蕪正章句以與之版主僉曰謹乞是余所以有斯舉也

一是書萬治二年翻刻于平安記書號篇次及註家其體甚俗註又多脫誤就中司馬



揚子法言  
温公註問闕殊可惜也原本非温公所定者明矣漢魏叢書獨收正文且寡異同若諸子彙函所收則固非全書矣宋尤表之遂初堂書目有四註法言司馬温公註法言蓋皆全註也温公全註最所欽慕明人趙濬之王昭平朱堯心等尤沉酣太玄法言手自讐較付梓見太玄經序余特得觀其太玄經耳嗟呼余老矣無復預祇役則

焉得訊二都名士蓄書三十乘者而探茲善本耶斯舉遺憾特是耳

一舊刻温公序外有宋咸序二通而不載李軌柳宗元吳祕序今宋咸序亦除之所以省無用也

一嘗疑四註柳氏甚寡子厚唐名家必有可觀者何物拙匠謾尋斧爲後及見說郭載柳氏揚子新註與集註所載全無多少始

知其素寡也孝至篇勤勞則過於阿衡註  
曰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是非國語  
之手也違揚子之旨故不取其餘皆載  
一諸家之註雖取其優者至正文艱澁人人  
異說無一可取者乃敢呈芻蕘言則不能  
不羅列諸註而使學者自擇也是其所以  
有蕪說尚不刈者也

一溫公者吾所尊信也然及見白璧之玷則  
不敢爲隱是其所以重法言也

一揚子之文勿論諸賦壯麗無媲若其解嘲  
真金相玉質千載絕技至其法言則語簡  
旨深其體甚奇若出別手然余以爲釋之  
之法在屬目乎其儼論語者而以法言釋  
法言也

一揚子本傳曰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  
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

門下史按王音者王鳳從弟陽朔中陽朔成帝

年代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見谷永傳音

以永始二年薨見成帝紀然則揚子之游

京師陽朔以後永始以前可知也本傳曰

王音薦雄待詔又曰客有薦雄文似相如

者召待詔承明之庭當是在鴻嘉永始間

又曰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天

子異焉當是永始四年正月其證見成帝

紀自陽朔元年至天鳳五年計四十二年

以揚子至京之年甲合之不少八十三四

又自永始元年至天鳳五年計三十四年

以揚子至京之年甲合之亦不少七十五

六所謂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者其謬明矣

要之揚子者沒於平帝之末年王莽未篡

立之前決矣此事焦弱侯張和仲辨之甚

悉余尚恐有鑽皮出其毛羽者則又必有

洗垢索其癥痕者於是乎三考五按堅立  
公論以實一氏之言

一孔子之後二千有餘年書爲名教而作者  
數之幾不足屈十指也是書爲名教而作  
故論不詭聖人其儼論語者蓋自範也豈  
可不信而貴乎然若其人身實失大節則  
雖曰以人不廢三言豈可信而貴乎故朱文  
公之以文字戮辱之亦爲名教也今因焦

張二氏之辨而精究之其不爲王莽大夫  
之證如合左契然則是書亦安可廢焉文  
公復生必不易吾言矣

一孟子沒後深知其賢者莫如揚子故韓退  
之曰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  
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  
貴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是讀法言者之  
所須知也

一桓譚與揚子同時常以揚子爲絕倫及揚子歿嚴尤謂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

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

善則必度越諸子矣

本傳曰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法言大

行

王充漢人著論衡有言曰玩揚子雲之

篇樂於居千石之官秦宓蜀人事劉先主者與同郡王商書曰如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張元徵明人序太玄經曰今其

著作具在兼指太玄法言高出深入曾有一言詭  
 聖道否余惟六經之文日月也溟渤也而  
 雄亦不失為五緯四瀆學者据此諸說先  
 知揚子之賢與其書之貴而後讀之則必  
 有所益矣

桃源藏子溪甫識

門人海野彬之謹書

揚子法言集註序  
 韓文公稱荀子以為在軻雄之  
 間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  
 揚大醇而小疵三子皆大賢祖  
 六藝而師孔子孟子好詩書荀  
 子好禮揚子好易古今之人共  
 所宗仰如光之愚固不敢議其  
 等差然揚子之生最後監於二

揚子而折衷於聖人潛心以求道之極致至于白晉然後著書故其所得爲多後之立言者莫能加也雖未能無小疵然其所潛最深矣恐文公所云亦未可以爲定論也孟子之文直而顯荀子之文富而麗揚子之文簡而奧唯其簡而奧也故難知學者

多以爲諸子而忽之晉祠部郎中李軌始爲之註唐柳州刺史柳宗元頗補其闕景祐四年詔國子監校揚子法言嘉祐二年七月始校畢上之又詔直祕閣呂夏卿校定治平元年上之又詔內外制看詳二年上之然後命國子監鏤版印行故著作佐

宋公名  
庠仁宗朝  
為宰相

即宋咸司封負外郎吳祕皆嘗  
註法言光少好此書研精竭慮  
歷年已多今老矣計智識所及  
無以復進竊不自揆輒采諸家  
所長附以己意名曰集註凡觀  
書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  
可以求其義故相宋公家有李  
祠部註本及音義最為精詳音

義多引天復本未知天復何謂  
也諸公校法言者皆據以為正  
宋著作吳司封亦據李本而其  
文多異同音義皆非之以為俗  
本今獨以國子監所行者為李  
本宋著作吳司封本各以其姓  
別之或參以漢書從其通者以  
為定本先審其音乃解其義然



此特愚心所安未必皆是冀來者擇焉元豐四年十一月己丑涑水司馬光序

司馬公名光字君實陝州涑水鄉人宋哲宗元祐元年拜尚書左僕射先朝王安石呂惠卿建議害政者悉罷之諸法復舊天下悅服薨年六十八贈太師溫國公諡曰文正碑曰忠清粹德公為人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其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按神宗元豐四年公為揚子法言著集註明年為太玄著說玄七年進呈資治通鑑蓋皆為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時也

揚子法言篇目

卷之一 學行

卷之二 吾子 脩身

卷之三 問道

卷之四 問神

卷之五 問明 寡見

卷之六 五百 先知

卷之七 重黎

卷之八

淵騫

卷之九

君子

卷之十

孝至

揚子法言卷之一

宋 涑水司馬光君實集註

日本雲蓋桃源藏子深增註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

顏師古曰舛馳相背

大氏詆訾

聖人即為怪迂折辯詭辭以撓世事

顏師古曰大氏大歸

也詆訾毀也迂遠也折分也詭異也言諸子之書大歸皆非毀周孔之教為巧辯異辭以攪亂時政也訾音紫迂音干增雖小辯終破大道而知去聲舛音喘撓音葛

惑眾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

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



明治四十四年九月寄本校出版部贈

於經

增史記太史公自序於是卒述陶唐以來

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索隱曰服虔曰武帝至雍獲白麟而鑄金作

麟足形故云麟止遷作史記止於此猶春秋終於獲麟然也漢書註師古曰寡說是也吳仁傑

兩漢刊誤補遺曰仁傑按子長自序為太史公五年而當太初元年以為職當載明天子功臣

賢大夫之德業于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蓋自太初改元

至太始改元之明年適盈十年是歲更黃金為麟趾趾與止通遷所謂至于麟止者此也按吳

仁傑說 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誤以為

十三卷

顏師古曰

象論語號曰法言

學行第一

司馬光曰行讀如字凡書中好惡長少難易將相使令說樂為

邪之類兩音易辯者惟於始見音之後可以意求不復再出或可疑則更音之

天降生民 倥侗顛蒙

李軌曰倥侗無知也顛蒙頑愚也○吳祕曰倥侗未

有所成顛固而蒙昧也○司馬光曰倥侗與專同 恣于情性

李軌曰觸 聰明不開 李軌曰闇 訓諸理 宋咸曰

也言天民蠢闇故教 誨學行 吳祕曰誨撰述也

有聰明天命非學則不能 啓發故謀道常以學為先

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

司馬光曰古之

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

斯衆 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

已乎司馬光曰好呼報切下可曰未之好也學

不羨司馬光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好學者修已之道無羨於彼有羨者皆非好學者也

增下文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三十字

當移置于○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

也不在茲儒乎李軌曰駕傳也增說如將復

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柳宗元

水舌鐸也使諸儒駕孔子之說如木鐸也○吳祕曰金口木舌鐸也後世如將復駕仲尼之說

則莫如使諸儒比木鐸而宣揚之也語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書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狗

于路孔安國曰木鐸金鈴木舌所○或曰學無以振文教○司馬光曰復扶又切

益也如質何宋或曰質猶性也言性有能曰未

之思矣夫有刀者礪諸有玉者錯諸不礪不錯

焉攸用司馬光曰礪盧紅切焉於虔切雖有良金以為刀不礪則不能斷割雖有美玉

不錯則不能成器如是則何所用矣增礪礪同礪也荀子性惡篇鈍金必將礪厲然後利錯倉

各切厲石也詩小雅他山之石可以為錯註云可以琢玉礪而錯諸質在其

中矣司馬光曰金玉二物苟礪而錯之隨其質之美惡皆有所用譬之於人賢者學以成

德愚者學以寡過否則輟司馬光曰不學則盡

豈得謂之無益也復進益光大也家語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

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鐵而礪○螟螣之子殪而逢螺

羸祝之日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

之肖仲尼也李軌曰肖類也螺羸遇螟螳而受化久乃變成蜂爾七十子之類仲

尼又速於是○宋咸曰螟螳桑蟲也螺羸蒲蘆也桑蟲子始生而蒲蘆取之於木空中七日祝

而化之以變為已子瘡者謂其始生未有形性瘡然如死故始可以祝而變之○司馬光曰螟

音冥螳音零螺音果羸即果切祝之又切○學

增舊刻螳作蠕誤也今据程榮本改之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

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增此上文錯簡○孔子習

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執曰非也增分分或

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瀆山

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宋咸曰觀正文之意

當云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脫其不字矣何以知之或人問般羿周孔之名如一揚以

川有瀆山有嶽而對之是謂般羿之徒猶川山周孔之道猶嶽瀆自然大小不同高低有異矣

故下篇亦云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由是詳之揚之旨皆以嶽瀆比聖人明矣註不能辨但依誤

文以為之解及謂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且正文安有如天之說哉儻謂揚此文以嶽瀆為易

踰不足方聖人則下文以仲尼比四瀆為非矣揚豈首尾自相及如是邪○司馬光曰李本作

衆人所能踰音義曰俗本○或問世言鑄金金脫不字諸本皆有今從之可鑄歟李軌曰方術之士言能銷日吾聞覲君

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司馬光曰或曰人可鑄

歟曰孔子鑄顏淵矣司馬光曰借向顏淵不學

乃庶幾於聖人化他物為黃金何以異此或人跋爾曰旨哉問鑄金

得鑄人李軌曰跋爾驚貌旨美也○學者所以

脩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

司馬光曰五事人皆有之不學則隨物而遷不

得其正增書洪範曰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

曰視四曰思○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李軌曰桐

洞然未有所知之時制命於師也再言之者歎

為人師制人善惡之命不可不明慎也○宋咸

曰桐當為桐字之誤也雄自序學行云空桐顯

蒙此曰桐子者取是義也不當作桐木之桐註

依誤文訓為洞無所據馬增桐子咸說是命謂

所賴以生也吳氏以桐子為桐宮之子指太甲

師哉指伊尹甚誤今刪之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

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司馬光曰師者先

○一闕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

焉一闕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吳

曰一闕猶言一卷也一卷書之小人說各異必立師

立質人以平之一卷書之小人說各異必立師

氏以正之周禮質人中士二人鄭云質平也主

平定物價者師氏中大夫一人鄭云師教人以

道者之稱○習乎習司馬光曰

習乎習司馬光曰

習乎習司馬光曰

也移人以習非之勝是也司馬光曰南方之俗以

易法言

卷之二

五

焚尸為榮安於所習不知其非習小道者亦類於此况習是之勝非乎於

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吳祕曰習乎習誠慎其

五經也况習五經以勝於諸子乎學者詳審而已矣桓譚曰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

非禮學然後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日視

日月而知眾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眾說之小

也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

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吳祕曰儒學者本聖人之道而王者之事故二

帝三王孔子汲汲皇皇焉其來久矣荀子曰堯

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新序

子夏對哀公曰堯學於君壽舜學於務成昭禹

學於西王國湯學于成子伯文王學于時子思

武王學于郭叔曾子問曰吾聞諸老聃學禮也

昭公十七年傳曰仲尼聞之見郊子而學之學

紀官也樂記曰唯丘之聞諸長弘學樂也君疇

君壽史作尹壽一也○司馬光曰蔑微也人苟

盡心於聖人之道則眾說之不足學易知矣仲

尼雖不王乃所學則王道也○增汲汲皇皇並不

休息或問進曰水或曰為其不捨晝夜歟曰

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吳祕曰盈科則漸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君子問鴻漸曰

學不務博而務精不務知而務行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乎司馬光曰

就溫學者去非而從是然鴻之飛也不決起直

上必以漸而至高學者亦自近小而至遠大猶

水之滿而後進也○增易漸初六鴻漸于干六二

鴻漸于磐九三鴻漸于陸六四鴻漸于木九五

鴻漸于陵上請問木漸吳祕曰易曰山上有木

九鴻漸于逵漸增易漸象云山上有木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日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

亦猶水而已矣李軌曰止於下者根本也漸於上者枝條也士據道義為根本

業貴無虧進禮樂如枝條德貴日新○司馬光曰本根不動而枝葉進長學者正心脩身而家

齊國治然十仞之木非朝夕而成聖人之德非造次而立亦猶水之滿而後進也吾未

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察者歟李軌曰斧藻猶列栴丹楹

之飾案櫃也○司馬光曰斧斲削也藻文飾也增案子結切爾雅疏梁上短柱謂斗拱也

鳥獸觸其情者也吳祕曰無別也眾人則異乎增彙函

是字○吳祕曰眾人有禮義之別所以賢人則異乎觸情○司馬光曰人為萬物之靈賢人則

異眾人矣李軌曰奉聖人則異賢人矣李軌曰制立禮

教禮義之作有以矣夫宋咸曰聖賢以鳥獸雌

禮義使眾人自別誠有旨焉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增學

禽義也白虎通○學者所以求為君子也求而不

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李軌曰有

或不能成其事無其志安能立其業○晞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晞

顏之人亦顏之徒也吳祕曰晞望慕也或曰

顏徒易乎晞之則是吳祕曰顏子庶日昔顏常

晞夫子矣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李軌曰美斯



慕正考甫作魯頌○吳祕口正考甫宋宣公之  
 上卿尹吉甫周宣王之卿士尹吉甫深於詩教  
 作大雅雅崧高烝民之詩以美宣王正考甫慕之  
 亦能得商頌十二篇以頌湯之盛德昭公七年  
 傳曰及正考甫吳祕曰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正考甫  
 父佐戴武宣商頌蓋美禘祀之車而魯大夫公子奚斯能作  
 閔公之廟亦晞詩之教也而魯頌美之曰松栢  
 有鳥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司馬光  
 曰揚子以謂正考甫作商頌奚斯作閔宮之詩  
 故云然增魯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  
 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據是商頌非正  
 考父自作校訂諸周大師也若魯頌奚斯自作  
 固無其徵蓋亦校訂之也校訂而頌存矣猶自  
 作之也故揚子云然閔宮詩曰奚斯所作者謂  
 閔宮之成奚斯教令工匠監護其事耳非作其  
 頌之也謂也如不欲晞則已矣如欲晞孰禦焉○或曰

書與經同

宋咸曰書謂諸傳記之書猶論語孝  
 經爾雅荀孟之類經謂五經也言此

等書宗道與

而世不尚宋咸曰漢文帝以論語

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博士列學科而治  
 已論語爾雅荀孟之類末也故云世不尚

之可乎曰可

雖世不尚亦以為皆本諸道或人啞

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

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

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  
 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故曰須以發策決  
 科而同經無所施焉是以笑之其當時五經列  
 于學科者易則施孟梁丘京氏書則歐陽大小  
 夏侯氏詩則齊魯韓禮則大小戴慶氏春秋則  
 公穀王莽置周官博士餘不在焉○司馬光曰  
 啞於革切增治之可乎須以發策決科二言並  
 及語以言同經之書不可治之此不須以發策

也宋科曰大人之學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也子

為道乎為利乎宋咸曰或謂可以決科之經則治之是為利而非為道也故以

君子小○或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或人曰

書不得祿利而治之譬猶耕獵不得獲饗亦耕

獵乎增受而食之亦曰饗揚子耽學位不稱其

德所以得此問也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

吳氏讀屬上章非是獲饗也李軌曰耕獵如○吾不覩參辰之相

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也宋咸曰參辰二星名

耳以辰出而參入言重耳以驪姬之亂出晉當

辰於外十九年入晉當參也以參辰出沒不相

比列而重耳象之終免其禍得出處之正故君

子不器乃遷善之法也禮曰安安而能遷鄭康

成曰舅犯與姜氏醉重耳而行近之遷善也者

是多其可遷則遷為遷善之義也

聖人之徒歟吳秘曰參辰二星不並見猶善惡

遷善聖人之徒也書曰惟狂克念作聖○司馬

光曰比皮志切參辰所以不相近者以定居其

所不能相就也君子則不然能去惡而遷善去

惡遷善而不息則為聖人之徒矣增參辰皆星

名參所林切屬白虎宿與伐連體而六星辰大

火即心星也屬蒼龍宿參辰更出更沒未嘗有

比列蓋以其能進能遷也故君子象之諸註恐並傳會○百川學海而至

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吳秘

曰語曰今女畫畫止也○司馬光曰惡鳥路切

百川亦海之類而小故曰學海百川動而不息

故至於海丘陵止而不進故○頻頻之黨甚於

不至於山學者亦猶是矣

易子法言 卷之一

鷓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

吳祕曰鷓斯鷓鴣小

之人甚於鷓鴣之羣徒賊稻梁而已矣○司馬

光曰鷓羊茹切人而不學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

誠心相與切磋琢磨不

可下心知其非而不告但外貌相媚悅羣居遊戲

相從飲食而已○增同道曰朋同志曰友此章溫

公讀屬上○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

曰白圭周人也名丹圭亦曰丹圭趨時若猛

獸鷲鳥之發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言揚子一

塵一區不如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

宋咸曰先生有道人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

稱猶先覺先知之士

如其富

如其富言市井之富

無以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

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

禮

○或曰猗頓之富以為孝不亦至乎顏其餒

矣

曰猗於離切或人以為顏

氏之親恐不免於餒也

曰彼以其粗顏以其

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也貞正也

易之法言

卷之一

卅

司馬光曰粗于胡切養體為粗志為或曰精驕亂爭疾為邪屢空不改其樂為正

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吳祕曰紆朱之美服懷金之重

寶以為樂○司馬光曰樂音洛下可以意才朱衣金印貴者之服上章言富不足慕此言貴

不足樂皆不如學也增前漢百官表丞相御史大夫並金印紫綬後漢輿服志諸侯王赤綬註

徐廣曰太子及諸王金印龜紐紆朱綬凡帶綬曰紆又曰柝揚子解朝云紆青柝紫是也既曰

紆朱則懷金之金其為金印可知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

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李軌曰至樂內足不外紆朱

懷金之樂也外李軌曰內樂不珠外物爾乃說也○吳祕曰

或曰請問屢空之內顏子樂道故曰內或人樂物故曰外顏子屢

空何為樂內○司馬光曰言顏子貧賤家資屢空其內何樂之有曰顏不孔雖

得天下不足以為樂吳祕曰顏得孔子而臻于道所以樂也非此雖得天

之樂哉下豈顏子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宋咸

卓然耳故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或人瞿然咸

猶駭也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為樂也司馬光曰瞿音

句祇音支孔子之道至高顏子悅而慕之所以為樂也增祇讀如詩亦祇以異之祇以苦為樂

故也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

淵吳祕曰言有教立道此外無心者仲尼是也○司馬光

立道者當以仲尼為心學術業者當以顏淵為

公增溫說是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為思矣術業顏淵

不可為力矣宋咸曰或人疑孔顏之道不可下以

吳祕曰據孔子所立日未之思也孰禦焉李軌

卓爾顏淵問一知十日未之思也孰禦焉日孔

子習周公顏回習孔子無止之者○吳祕

日習孔子者孔之徒睇顏者顏之徒誰止焉

日習孔子者孔之徒睇顏者顏之徒誰止焉

日習孔子者孔之徒睇顏者顏之徒誰止焉

### 揚子法言卷之一終

### 揚子法言卷之二

宋 涑水司馬光君實集註

日本雲藩桃源藏子深增註

### 吾子第二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顏師古曰周公也迄至

子設教垂法皆帝王之道然後誕章乖離宋咸

司馬光曰迄許訖切然後誕章乖離曰然

後誕章乖離當為一句言自仲尼之後詭誕之

章作而乖離於道李註於誕章文下釋之隔乖

離二字於下諸子圖徽司馬光曰漢書作圖徽

句甚失其義諸子圖徽今從諸家增徽善也美

也諸子諸子百家之諸子也言諸子乖離於道

各自圖其美也顏氏吳氏宋氏竝以諸子為七

十子 甚誤 譏吾子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

宋咸曰初子雲好辭賦嘗擬相如以為式○司馬光

曰少詩照切下可以意求

曰然童子彫蟲篆刻

李軌曰少年之事增篆音

為文也 俄而曰壯夫不為也

李軌曰悔

或曰

賦可以諷乎

吳祕曰言賦將諷

謂若上林頽墻填塹

類之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

李軌曰相

賦武帝覽之飄飄然有凌雲之志

或曰霧縠之組麗

增或曰

作問縠音斛紗也組當作細字之誤也

日女工

之蠹矣

李軌曰霧縠雖麗蠹害女工辭賦雖巧惑亂聖典增霧縠劍客竝與辭賦沒交

涉諸注竝屬辭

劍客論曰劍可以愛身

李軌

擊劍可以諷諭勸人也

曰狴狴使人多禮乎

李軌

身揚以君子之衛身當由夫道故對之以為若

多恭豈使人多禮乎言不能也蓋特沮其劍術

爾今註文與好賦相繼段解之復以狴狴為擊

劍之形貌○吳祕曰狴狴牢獄之言劍之威人

莫敢犯豈牢獄之威使人多禮乎狴狴或作狴古

切狴音岸人在牢獄之中不得動搖因謂之多

禮不知其已陷危辱之地不若不入牢獄之為

善也劍雖可以衛身不若以道自防不至於用

善也 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

乎吳祕曰景差唐勒宋玉楚大夫枚乘漢都尉善賦者也○司馬光曰乘繩證切言亦有益

乎於事曰必也淫增言無益於事矣無己則淫耳舉其失以充之其無益可知也

淫則李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宋咸曰詩人之賦猶二雅之作

辭人之賦麗以淫司馬光曰其文皆主於靡麗而詩人以之立法則辭人徒

誇誕過實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不可為法

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吳祕曰藝文志賈誼賦七篇相如賦二十九篇

○或問蒼蠅紅紫增紅紫並間色論語曰紅紫不以為褻服註紅南方間色

紫北方間色是也曰明視問鄭衛之似曰聰聽司馬光

變白黑紅紫亂正色鄭衛似雅音皆人所難辨唯聰明者辨之不惑也或曰朱曠

不世如之何吳祕曰離朱善視師曠善聽曰亦

精之而已矣司馬光曰言精心以求之則真偽易辨不必朱曠之視聽也增之字

指視聽○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

吳祕曰凡樂交用五聲十二律分雅分鄭何也○司馬光曰交俱也言俱用聲律而有雅有鄭

俱談道德而有是有非何也增温公註曰中正

則雅多哇則鄭宋咸曰其音中而正者大雅之章也多而哇者淫鄭之聲也○

吳祕曰哇淫聲也增哇鳥瓜切或作蠅前漢王莽傳贊紫色蠅聲註師古云蠅者樂之淫聲也

請問本曰黃鐘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

不能入也增確苦角○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

切堅貌

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濕

法度也 ○或問屈原智乎 增此揚子本擬論語子路問管仲未仁乎

之章則原下當有未字諸家不深考註解皆謬今刪之 曰如玉如瑩爰變

丹青如其智如其智 增王逸楚辭叙云今若屈

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是蓋以丹青喻文辭之美也兩漢刊誤補遺云揚子法言有玉瑩丹青

之答說者亦謂不言之辭按逸論語如玉之瑩子雲蓋用其意則如瑩之如當訓為而爰易

也丹青非績事之謂蓋言丹沙空青周官入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是也子雲以為三閭不肖

喔啣嚙從俗富貴喻安寧殺身以全其潔如玉而瑩其可變易而為丹青也哉故玉可碎瑩不可奪子雲之予原亦孔子予管仲之意歟是

解丹青與王逸相反此書君子篇或問聖人之

言炳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歟丹青初則久則淪淪乎哉丹青之義得之始明諸家解法

言而然忘之竟失揚子之旨幸有一吳仁傑而洗之冤快哉但恨不使其知揚子自解丹青之

面在於君 ○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

尚事勝辭則仇 宋咸曰事有餘而辭不足則質

仇直仇直者 辭勝事則賦 宋咸曰揚子前云辭

質之謂也 事辭稱則經 司馬光曰

事不足而辭有餘是傷 事辭稱則經 司馬光曰

○足言足容德之藻矣 吳祕曰言滿天下無口

容也言也容也為 ○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

為法法數 吳祕曰公孫龍趙人為堅白之辯曰



斷木為棊，梳革為鞫，亦皆有法焉。吳祕曰：梳當為梳，梳，刮摩也。棊，鞠戲具，品用之。未者，尚有制度，詭辭無法而為法哉。○司馬光曰：梳當作植，植呼願切。所以塞履也。以毛植革而為鞫。

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李軌曰：大匠之誨人也，必以規矩。君子之訓物也，必以仁義。

○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崩，施也。況介

丘乎。宋咸曰：遷迤猶卑眇也。介，小也。○司馬光曰：宋吳本李，崩施作遷迤。今從李。李，崩力紙切。崩，移通切。○增字。

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介

況枯澤乎。○增禮，禮器。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惡池。并州其川，小者河，之從祀也。字典：周禮職方氏：并州其川，厚池，禮器作惡池。山海經作溲。

沱，戰國策作呼沱，詛楚文作惡駝，音義然。同。据是惡沱，即惡池。并州，川之小者。揚子借用為小

川，貌。諸家不知之。○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音義皆誤。今刪之。

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李軌曰：棄常珍而嗜

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吳祕曰：惡安也。○司馬光曰：惡音烏。下同。

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吳祕曰：諸子若

之戶不可勝入矣。吳祕曰：啖徑也。○司馬光曰：啖

也。戶經切。又口耕切。如諸子之言，不可以入於道也。○增爾雅：釋山，山絕徑，疏謂山形連延中忽斷

絕者，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

名，經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

名，經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

名，經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

名，經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

名，經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

名，經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

名，經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

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

吳祕曰或曰子亦由孔氏戶守

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

○或欲學蒼頡

史篇

李軌曰多知奇難之字故欲學之

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

李軌曰再言史乎者善也言勝於不知而妄

名不名而闕增再言史乎者卑之也蓋不學道而學史故云然漢書揚雄傳雄以為史篇莫善

於倉頡作訓纂可知揚子通字學也

○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

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

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

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

李軌曰戰

○悖也羊假虎皮見豺則戰人假偽名考實則窮

臨說音悅君子小人必

○聖人虎別其文炳也

李軌曰如虎之別百獸炳然殊

異○司馬光曰別彼列切下同

君子豹別其文

蔚也

李軌曰蔚者有文

辨人狸別其文萃也

李軌曰萃

然有文采異於貓豸毛文不純故曰別非別

百獸之謂炳兵永切明也蔚於胃切盛也易革

卦象傳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

也揚子之語本此辨人善辨論大道者萃秦醉

切聚

狸變則豹

吳祕曰君子則君子矣

豹變則虎

吳祕曰君子

子晞聖人亦聖人之徒

○司馬光曰言三者皆有文章顧其質不同耳若能變更其質去彼取

此孰

○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

李軌曰書市肆不

書市肆不

能釋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李軌曰鈴猶小

說不入合大雅也○吳祕曰見則諸儒之木鐸也不見則說鈴也○增說鈴未詳意漢時有振鈴唱小

說者呼為○君子言也無擇李軌曰非法不聽

也無淫李軌曰非不正不擇則亂淫則辟○述正

道而稍邪哆者有矣司馬光曰哆昌者反未有

述邪哆而稍正也司馬光曰音義曰天復本習

道而陷於異端者有矣未有○孔子之道其較

且易也李軌曰言較然易知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李

日言皓首猶亂而無理也○吳祕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

姦姦不詐詐增姦詐者蓋指不知而作者孔子

者固大不同故曰不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

焉得而正諸增正諸謂眾道是○多聞則守之

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

無卓也司馬光曰約謂擇其○綠衣三百色如

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李軌曰綠衣雖

不可入宗廟紵絮雖有三千紙單薄不可以禦

冬○吳祕曰綠衣非正色紵絮非純綿雖多不

益於實用猶詭辭小說不益於正理○增三千李

氏解為三千紙按紙音只說文絮一苦也韻會

古人書於帛故裁其○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

邊幅如絮之一苦

易子法言

易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

○震風凌雨李軌曰然後知夏屋之為幘幘也

李軌曰夏大也幘幘蓋覆也然後知聖人之為郭郭也增夏桀不能滅湯尹

然後知聖人之為郭郭也增夏桀不能滅湯尹

○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增孟

揚墨之道而斥之詳見滕文公盡心二篇揚子著法言本意所出後之塞路者

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

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

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司馬光曰折之設切下同

稟於天衆言理趣雖殊其極致終歸於聖折增折

音鳥曰在則人亡則書吳祕曰其統一也

### 脩身第三

事有本真陳施于意動不克咸本諸身司馬光

也人欲陳施其意治化天下動而不能感人者

蓋由外逐浮偽內無本真不能正己以正物故

誤脩身

脩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吳祕曰矯思立義以

猶正思也

為的莫而後發發必中矣

吳祕曰事得其宜之謂義言脩身正思定

而後發俱中道之宜莫定也○司馬光曰中丁仲切

○人之性也善惡混

李軌曰混雜也荀子以為人性雜三子取譬雖異然大性善而揚子以為人性雜三子取譬雖異然大

同儒教立言尋流厥義兼通耳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揚子之言該兩家之論反覆於

是俱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李軌曰

謂人混也○宋咸曰孔子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下又曰上智與下愚不移考聖人之言則是人有上中下三品矣上焉者善下焉者惡中焉者可上可下善惡混也故

賈誼新書亦於人主分三等曰有上主有中主有下主夫上主者可以引之而上不可以引之而下主者可以引之而下不可以引之而上

而中主者可以引之而上亦可以引之而下也故

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后稷與之為善則行絲驩堯欲引而為惡則誅故可與為善而不可與

為惡也下主者桀紂是也飛廉惡來與之為惡則行比干龍逢欲引而為善則誅故可與為善而不可與

而不可與為善也中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霸用豎貂易牙則亂今揚子之意謂孟

子已言人性善是論上品矣荀子已言人性惡是論下品矣而未及中品故於此謂人之性善

惡混又曰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觀其文是止言中品之性明矣非謂人皆然也

得非夫子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邪得非賈誼所謂可以引之而

上亦可以引之而下者邪故三子言性各舉其品教亦備矣○司馬光曰孟子以為人性善其

不善者外物誘之也荀子以為人性惡其善者聖人教之也是皆得其一偏而遺其本實夫性

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善與惡必兼有之猶陰之與陽也是故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愚人

易之法言

卷之二

乙

不能無善其所受多少之間則殊矣善至多而惡至少則為聖人惡至多而善至少則為愚人善惡相半則為中人聖人之惡不能勝則從而亡矣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雖然不學則善且消而惡且滋學焉則惡且消而善且滋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必曰聖人無惡則安用學矣必曰愚人無善則安用教矣譬之於田稻梁藜莠相與並生善治田者殫其藜莠而養其稻梁不善治田者反之善治性者長其善而去其惡不善治性者反之孟子以為仁義禮智皆出乎性者也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暴慢貪惑亦出乎性也是信稻梁之生於田而不信藜莠之亦生於田也荀子以為爭奪殘賊之心人之所生而有也不以師法禮義正之則悖亂而不治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慈愛善惡之心亦生而有也是信藜莠之生於田而不信稻梁之亦生於田也故揚子以人之性善惡混

混者善惡雜處於心之謂也顧人所擇而脩之何如耳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斯理也豈不曉然明白矣哉如孟子之言所謂長善者也如荀子之言所謂去惡者也揚子則兼之矣韓文公解揚子之言以為始也○氣也者混而今也善惡亦非知揚子者始也

所適善惡之馬也歟

李軌曰御氣為人若御馬路則駑蹇○吳祕曰人馭氣而行猶乘馬也善惡二途惟其所適○司馬光曰夢得曰志之所

生則氣隨之言不可不養以適正也乘而之善則為忠為義乘而之惡則為慢為暴○或

曰孔子之事多矣

百吳祕曰總不用則亦勤且憂

乎

司馬光曰孔子以天下不治為己任則其事多矣然終不見用於世則徒勤且憂乎勤

勞也曰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勤

宋咸曰孟子謂孔子

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又曰孔子聖人之時者也茲所謂不勤矣

知命則不憂宋咸曰桓雖其如予何之乃接琴而歌又曰桓雖其如予何之乃接琴而歌又

○或問銘吳祕曰若湯之盤正考曰銘哉銘哉

有意於慎也○聖人之辭可為也使人信之所

不可為也司馬光曰音義曰天復本信作敬今從諸家本以其有至誠全德故人信

其是以君子彊學而力行○珍其貨而後市脩

其身而後交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吳祕曰貨珍者價必倍猶如身脩者交必堅謀善者動必得所以成道也○司馬光曰先成己道然後接物○道字

係市○君子之所慎言禮書李軌曰慎言無口交動

禮是慎兼之於書○吳祕曰慎言榮辱之主慎禮有則安無則危慎書習是勝非○增凡以文字記事陳情謂之書揚子所謂慎書者指之也問神篇云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上交不諂下交不驕

則可以有為矣增宋吳本有或曰君子自守奚

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奚其守

○好大而不為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為高不高

矣○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司馬光曰人情莫不

好大知已所守之下矣○增天庭比聖人天下指諸

子按此句○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李軌曰邵

別自一章

則知已所守之下矣○增天庭比聖人天下指諸

子按此句

別自一章

高也公儀休為魯相婦織於室遣去之園有葵  
 拔棄之不與民爭利也董仲舒為江都相下帷  
 三年不窺園以二君才德高美○司馬光曰董  
 仲舒曰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  
 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此  
 所以為高○增温公所引即董子對策之文大夫  
 之意也下有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  
 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嘗居君子之位而  
 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  
 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  
 之故揚子其人廉直不讓公儀休之相魯亡  
 不剛俦克爾司馬光曰誰能如此○或問仁義禮  
 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  
 符也李軌曰仁如居宅可以安身義如道路可  
 以安行禮如衣服可以表儀智如燈燭可

以照察信如符契可以致誠○司處宅由路正  
 馬光曰符契使人可憑以為驗

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意哉吳

於道曰謂志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

意而至者也司馬光曰按○或問治己曰治己

以仲尼或曰治己以仲尼仲尼奚寡也司馬光

則仲尼已以仲尼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司馬光

仰止景行行止增率以善為則而導之○或曰

田甫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忉忉吳祕曰喬

人以仲尼之道遠且大力不及也猶田大田而  
 少功徒使莠驕驕而盛思遠人而不見徒使心



物怵而勞詩曰無田甫田維日日有光月有明

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怵怵三年不日日視必盲三年不日月精必矇

曠枯糟莠曠沈摘埴索塗冥行而已矣柳宗元曰熒明

也熒魂司目之用者也糟當為精莠如葭莠之

莠目精之表也言魂之熒明曠久則枯精之輕

浮曠久則沈不目日月目之用廢矣以至於索

塗冥行而已矣○吳祕曰熒光也熒魂神光精

莠精之白也故本精作糟柳宗元云糟當為精

言音矇之患神光久曠則枯目精久曠則沈於

是以杖摘地而求路冥冥然行矣張晏云莠者

葭之白皮埴地也○司馬光曰摘它歷切挑也

埴常職切索山責切人學於聖人然後能立猶

目之資於日月然後能視也或脩身而不由聖

人則為棄人矣視物而不見日月則為棄

目矣○增視當作魂字之誤也曠空也廢也○或

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

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

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吳

曰非禮不好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宋咸曰

必有可觀行輕則招辜宋咸曰貌輕則招

衆故憂好輕則招淫宋咸曰禮多儀李軌曰或曰日昃不食肉肉必

乾日昃不飲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不

已華乎曰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史吳祕曰野

謂文勝 華實副則禮 李軌曰華實相副然後合 其質 禮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山雌之肥其意得乎 司馬光曰言山梁雌雉 所以能肥如是者以其

飲啄遊處得意也 喻 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 君子之樂道亦然

宋咸曰臞瘠也此譏顏回之一 曰明明在上百 簞一瓢已甚瘠矣何自得之有

官牛羊亦山雌也 閭閻在上 簞瓢梓茹亦山雌

也何其臞 宋咸曰梓謂以手梓菹茹也 吳祕 曰邦有道富且貴樂也邦無道貧且

賤樂也顏何臞哉 司馬光曰百官牛羊若 堯之所以養舜也 墮梓字典存入聲拔取也 千

鈞之輕烏獲力也 簞瓢之樂顏氏德也 李軌曰 重烏獲舉之而輕多力取簞食瓢飲顏氏處之

而樂德盛也 吳祕曰烏獲秦之力士千鈞之 人

輕簞瓢之樂他人之所不能 ○或問犂牛之鞞與玄駢之鞞

有以異乎 吳祕曰犂雜色玄駢也 曰同 宋咸曰 牛一也故曰同 然則何以不犂也 既為牛之

吳祕曰毛附則異 同而宗廟何取玄駢而不用犂也 司馬光曰 或者言凡人顧其中心何如耳何必外貌之禮

文 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犂也 吳祕曰致 孝于宗廟

山川貴純色而 不敢用犂也 如剗羊刺豕罷賓犒師惡在犂

不犂也 司馬光曰剗苦圭切惡哀都切音義曰 罷音疲勞也揚子以為若欲為君子則

不可無禮 禮若欲為眾人則何必禮 文也 墮此 章論人神異禮耳温公之說甚鑿 罷慰其疲也

猶勞字 之義 ○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

易子去言 卷之二

其好問仲尼也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如其

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司馬光曰興周道於東方增論語子曰如

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何晏集解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皇侃義疏魯在東周在西云東

周者欲於魯而興周道故云吾其為東周也按揚子之意蓋亦同之 ○或問人有

倚孔子之牆絃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

門乎吳祕曰韓非莊周本俱學於老子者也今人惟知韓非言法而不知其本韓書有解

老喻老二篇故曰韓莊之書門謂孔子之門 曰在夷貉則引之倚門

牆則塵之司馬光曰貉母百切言夷貉之人也增論語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

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

也不保其往也是在夷貉則引之之意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

之聞之是倚門惜乎衣未成而轉為裳也曰吳祕

衣下裳惜乎習聖道未成而轉為諸子也 ○司馬光曰上曰衣下曰裳遊諸子之門者本欲學

聖人之正道今乃絃鄭衛誦韓莊 ○聖人耳不

順乎非李勣曰惟正之聽 口不隸乎善吳祕曰無聽不

習也言 賢者耳擇口擇李勣曰耳擇所言 衆人無

擇焉李軌曰觸情任意 ○或問衆人曰富貴生吳祕曰

求富貴貪 賢者曰義聖人曰神吳祕曰神猶道

生而已 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增

乎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增

揚子法言

卷之二

十四

義者不苟求富貴不苟求生也類觀乎賢人則見

衆人司馬光曰賢人能為入觀乎聖人則見賢

人司馬光曰卓爾觀乎天地則見聖人司馬光

聖人之所取法增此言觀乎賢人則知衆人之

所以為衆人觀乎聖人則知賢人之為賢人觀

乎天地則知聖人也天下有三好衆人好已從賢

人好已正聖人好已師也已從從己者所謂黨

伊尹傳說之屬也天下有三檢司馬光曰檢衆

人用家檢利者不出其家賢人用國檢聖人用

天下檢利偏於天下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

入自禽門李軌曰所謂禽獸由於禮義入自

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司馬光曰生而力之

非常人所能遠或問士何如斯可以禔身李軌曰

曰禔也曰其為中也弘深李軌曰中其為外也肅

括則可以禔身矣李軌曰外威儀也肅敬也括

露肅括不放肆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何元傲之

有李軌曰微纖也悔吝小疵也元傲大惡也○

○上士之耳訓乎德李軌曰下士之耳訓乎已

○言不慙行不耻者孔子憚焉吳祕曰言焉而

不慙於言行焉

而不耻於行雖  
聖人猶畏憚之

揚子法言卷之二終

揚子法言卷之三

宋 凍水司馬光君實集註

日本雲藩桃源藏子深增註

問道第四

芒芒大道

宋咸曰大道統言聖人之道芒芒者大之稱也○司馬光曰漢書及李本

大作天今

昔在聖考

宋咸曰昔在聖考者言此大道並古先聖人考制之

猶周公作禮樂仲尼刪詩書之義故篇中皆總論堯舜文王仲尼之事復有非老莊之說李注獨指伏羲畫卦以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解之不亦謬乎

蕪罔

司馬光曰蕪謂侵壞罔謂誣罔言聖人大中之道天下莫能易也

誤問道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

他歟曰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

為他道君子正而不他○或問道曰道若塗若

川車航混混不捨晝夜李軌曰車之由塗航之

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李軌曰塗川皆形曲曰

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

由諸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吳祕曰

旨車謂異端之事○司馬光曰揚子設為或

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夫道以導之宋咸曰導

則行斯德以得之宋咸曰有德仁以人之宋咸

必歸則人義以宜之宋咸曰右義禮以體之增下

禮焉以為德天也增集註以為天性天命恐

合則渾離則散司馬光曰五者合而

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吳祕曰統仁義

統四體故○或問德表司馬光曰問有德之人

如者何曰莫知作上作下增作訓請問莫知曰行

禮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司馬光曰德者得

也

上而民各得其所於下人自為善豈知治化之所自邪 ○或曰孰若無禮

而德吳祕曰何如去禮而專任德 ○司馬光曰

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為德李軌曰禮如體無體何得為人

無禮何能立德 ○司馬光曰言禮者德之體也 ○或問天曰吾於天歟

見無為之為矣宋咸曰謂不言而四時行萬物生 或問彫刻衆

形者匪天歟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

焉得力而給諸宋咸曰言萬彙紛錯得之自一而刻之何力能給 ○

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司馬光曰虛靜謙柔 及槌提

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司馬光曰音義曰槌都回切舊本皆

從手擲也提大計切擲也漢書曰以博局提吳太子增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

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又曰絕學無憂 ○吾焉開明

哉惟聖人為可以開明佗則苓開發宋咸曰苓當為蒙字

之誤也言開吾道之聲以為之明者惟聖人爾他則愈蒙闇矣它指莊列之類 ○吳祕曰吾焉

可以開明哉惟聞聖人之言為可開明若諸子它道無所聞焉苓苓耳也苓耳徒有其名而無

聆聞之實郭璞云苓耳形似耳叢生如盤增苓通零說文草曰苓木曰落言佗道則落失其所

以開 ○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

發者 ○李軌曰日月齊明視其閉之闢然不覩牆裏吳

文者不下堂知四方 ○司馬光曰宋吳

曰自背其道不見數仞之內 ○司馬光曰宋吳本闢作闇今從李本音義曰闢匹庚切閉門也

揚子法言

卷之三

三

光謂不學精面 ○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

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

而彌壯司馬光曰宿蓄火也 ○允治天下不待禮

文與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為疣贅宋咸曰五禮五教始

於黃帝而備於堯舜信治天下而捨是雖黃帝堯舜之聖亦外物爾疣贅體之外物者也 ○吳

祕曰黃帝堯舜俱以禮文五常之教為治若信治天下不俟禮教則黃帝堯舜以為外物邪 ○

司馬光曰疣羽求切贅之瑞切疣贅言冗長無用也 ○或曰太上無法而

治法非所以為治也宋咸曰或以太古無法陶然自化疑今之制無益於

道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宋咸曰惡其與禽獸同 是以法

始乎伏羲而成乎堯司馬光曰伏羲始畫八卦造書契至於唐堯而煥乎

其有 匪伏匪堯禮義峭峭聖人不取也吳祕曰

文章 正貌由伏由堯者正道也非伏非堯者它道也禮曰枉矢峭壺 ○或問八荒之

禮禮當作禮疑禮也孰是 司馬光曰言八方之

其所習果 誰為是 曰殷之以中國或曰孰為中國曰五

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李軌

曰五政五常之政也七賦五穀桑麻也中於天地者土圭測影晷度均也 增國在八荒之中土

五政加之七賦養之是其所以為天地過此而

往人也哉司馬光曰言夷狄無異禽獸 ○聖人



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樂李軌曰礙止也止以為準

無則禽異則貉禽異禮樂則貉吾見諸子之

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

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為帝王之筆舌也吳

曰帝王之道著于五常猶書言之意著于筆舌

禮樂猶無筆而書無舌而言也增天常吳註

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

司馬光曰不贅虧不蓋衍字有餘曰贅不足曰虧言天地之理人物之性皆生於自然不可彊

變智者能知其可以然則因而導之爾苟或恃其智巧欲用所不可用益所不可益譬如人形

體益之則贅損之則虧矣孟子○深知器械舟

車宮室之為則禮由已吳秘曰深知制度之所

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在人乎○司馬光曰

器械舟車宮室皆聖人因物之性制而用之推

而行之苟或識聖人之心則禮雖先王未之有

可以義起也故曰由已○增器械之可用舟車之

可乘宮室之可居皆聖人由已推而及諸○或

問大聲司馬光曰問曰非雷非霆隱隱聒聒久

而愈盈尸諸聖李軌曰尸主也雷霆之聲聞當

曰宋吳本恥作欲今從李李欲恥皆音宏大聲

也○或問道有因無因乎曰可則因否

所主諸子不能奪之

則革司馬光曰前人所謂為是則因之否則變之無常道太玄曰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

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化之與時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下乃則

知革物失其則知革而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則知革而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而

之匪時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喪其紀因革乎因革國家之規範也規範之動成敗之効也

○或問無為曰奚為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

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

無為矣視吳祕曰阜厚也垂衣拱手紹桀之後纂

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

為乎李軌曰紹桀者成湯也纂紂者周武也嘗此之時湯武不可安坐視天下民之死而

欲無為也所謂可則因否則革矣應變順時故迹不同致理而言皆非為也○吳祕曰湯武革

命應天順人自○或曰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

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禮吳祕曰太古未作

耳目使其純愚○司馬光曰老子曰古之治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故欲提仁義絕滅禮樂

增極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

之禮聽之樂視吳祕曰天之始生人即使其目能

養其視應天作樂以養其聽增太玄經維天肇降生民使其貌動口言目視耳聽心思註筆始

降下也言天始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

而塗諸禮司馬光曰聖人所以能使其民者以有禮樂也若皆去之則民將散亂而不可

制雖欲取其耳目而塗之安可得哉○或問新敝之隆殺如衣之

新曰新則襲之敝則損益之則因襲之敝則

革而損益之○或問太古德懷不禮懷尚德而薄禮

言太古之人未有禮惟懷德爾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焉安也

言太古之人歸於上也猶嬰兒之慕母駒犢之從乳安用禮曰嬰犢乎增上

有禮人猶嬰犢故揚子因或言而喻之嬰犢母懷不父懷禽獸知

有母而不知有父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未

若父母之懿也○狙詐之家吳祕曰狙詐兵法

詐故以為名猶狐疑猶豫之類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堯

舜也亦司馬光曰言狙詐之術雖不用仁義曰不

戰而屈人兵堯舜也需項漸襟堯舜乎吳祕曰

家不戰而屈人兵謂之堯舜至于汗血之需項漸襟亦可謂堯舜乎漸漬也銜玉而

賈石者其狙詐乎宋咸曰銜玉而賈售○

或問狙詐與亡孰愈李軌曰亡無詐誰優愈猶優

也○司馬光曰言不用狙詐則亡國如陳餘曰亡愈有詐與無詐誰優愈猶優

疾狙詐之用狙詐不若亡國猶勝也深言與其用狙詐不若亡國猶勝也深或曰子將

六師則誰使宋咸曰子指揚子也言無詐為愈

尚奇勝以軍師必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馬

尚奇勝以軍師必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馬

光曰若漢高祖用韓信彭越陳平之徒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

成敵世司馬光曰若曹操為治故有天下者審其

御而已矣識度恩威為本○或問威震諸侯須

於征歟狙詐之力也如其亡司馬光曰言立威

為狙詐奈何云寧亡國而不曰威震諸侯須於狙

詐可也李軌曰未足多也○吳祕曰如五霸增

不父未若父母之懿也文例可徵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狙詐

宋咸曰當以德威之或曰無狙詐將何以征乎

宋咸曰言征伐必須此乃可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乎

何必狙詐乎

吳祕曰周官司馬以九伐之法正

齊人所述古兵法

述古兵法近正道者○申韓之術不仁

之至矣

任刑法曰申不害韓非之術不先教化專

至若何牛羊之用人也

李軌曰峻刑戮之術制

故曰不仁之王也○吳祕曰不教而殺人者猶

言何用人若用牛羊乎凡殺物祭神曰用某左

傳僖十九年司馬子魚曰古者不畜不相為用

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若牛羊用人

則狐狸螻蟻不腓臘也歟且李軌曰腓八月

奉以為大節祭祀先人也臘腊也見禮記○宋

蟻天蟻也蟻應劭云蚯蚓也呂氏春秋南呂之  
 月蟻虫入穴故蟻蟻至是絕矣夫以申韓刑名  
 如牛羊之用人則人之生也何可久乎其趨死  
 猶狐狸蟻蟻不過乎曠曠之侯矣增前漢武帝  
 紀曠五日註如淳曰音橫漢儀注立秋緇曠服  
 度曰殺也蘇林曰祭名也貍虎屬常以立秋日  
 祭獸王者亦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緇曠  
 之祭也據是曠曠皆獵狐狸之見殺蟻蟻之見  
 踐豈可乎  
 ○或曰刀不利筆不銛而獨加諸砥不  
 亦可乎  
 由李軌曰刀鈍礪之以砥筆秃銛之以刀  
 也○司馬光曰銘息廉切古曰人砥則秦尚矣  
 以木為筆或者亦可砥乎  
 司馬光曰言用法以礪人如用砥以礪刀則莫  
 若秦為尚矣其如不仁何增人砥謂加砥於人  
 也  
 ○或曰刑名非道耶何自然矣  
 以宋咸曰言若

道則其令民也何亦化之自然○吳祕曰刑名  
 非正道耶何舉世自然有之不可推也○司馬  
 光曰若以刑名為非道則何以能禁民使自然  
 而止增非道耶見其自然以疑其非正道也此  
 用耶字下章非法句用歟字可見義自不同自  
 然謂若商鞅用法嚴酷後自為車裂之類也  
 曰何必刑名圍碁擊劍反自眩刑亦皆自然也  
 司馬光曰李本自作目今從宋吳本若自然者  
 皆謂之道則圍碁欲以智巧惑人有時而自惑  
 擊劍欲以害人有時而自害刑名欲以制人有  
 時而自制是亦自然增温公此註甚明辨是即  
 自然之義也而至於  
 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  
 作姦道  
 吳祕曰大者禮樂也小者刑名也夫刑  
 者所以助治者也禮之所去刑之所取  
 未右捨禮樂而專刑名臻乎至治者也○司馬  
 光曰禮樂可以安固萬世所用者大刑名可以

輸疑輸輸疑輸故一時所用者小其自然之道則同其為姦正則異矣○或曰申韓之

法非法歟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宋成曰唐虞成

周之道德仁義詩如申韓如申韓宋成曰再言書禮樂為之法

○吳祕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仁義禮樂之法豈如申韓之法○司馬光曰如申韓者何足為法

○增如疑何○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

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李軌曰言以數

少聖人之術漸凍其心於篇籍之中以訓學徒則顏閔不能勝之○宋成曰台我也○增盤庚曰

上誓曰其如台蔡註此地無若我何高宗彤日乃曰其如台蔡註民乃曰孽祥其如我何

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宋成曰言莊周當戰國

寡欲之心此可取耳寡欲之命而終身不仕故有鄒衍有取乎曰自持宋

本以有國者淫侈不能尚德如大雅整之於身

以施及黎庶故有自持之意此可取耳○吳祕

曰行之書十餘萬言然要其歸必正乎仁義節

儉禮與其奢也寧儉是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

能以節儉自持可取耳知於天地之間雖隣不覲也君臣上下父子兄

弟非禮不定而周本乎老子滅絕禮學之意而

曰情性不離安用禮樂以天地為一指萬物為

一馬是無君臣之分義也行謂中國者於天下乃

八十一分居其一分作怪迂之變史按變○增如疑何○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

欲而術見閱迂之轍矣是無○司馬光曰罔誣也雖與親隣亦不

揚子法言卷之三終

